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註卷三十

宋 高閌 撰

襄公三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

劉

凡因來聘而盟者必在國内如成三年晉侯使荀庚

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

良夫盟十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襄七年衞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是也劉蓋王畿采地豈有來聘魯而遠盟于劉者乎蓋下文有劉夏傳者以為春夏之夏與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同文故誤增于劉二字爾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王之使夏也婚姻者人倫之本王后者天下之母天子不親迎必使三公逆之

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不尊天下之母禮義何由而興風化何由而成乎夫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可輕耶自漢而後皇后見天子則降階而朝自稱曰妾敗壞禮義莫甚于此皇后之禮自此益輕後世不賢之君遂以下里賤人之女立以為后嗚呼天子總陽教后總陰教以共成天下之至治而輕立其人是輕宗廟也輕社稷也輕天地也可不戒哉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齊于是貳晉是時衛侯在齊季孫宿為戚之會以定衛而齊不與焉齊固有憾于諸國矣而尤懷夫袁婁之恥者也伐我北鄙以此之故成蓋我孟孫之邑也魯于是時已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已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遇以見意焉若畏而不進則書次矣不當書至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由公不能救故成郛壞而以非時城之也然此孟孫之邑而季孫叔孫帥師城之者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名而興役之衆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為魯患而不可墮也定十二年公圍成是也郛蓋外城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邾人伐我南鄙

邾將貳于晉以與齊故來伐我我使告於晉請伐之

而未果蓋邾黨于莒而屬于齊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晉悼之霸功亞桓文凡立十五年其子彪立是為平公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而葬簡也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為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于晉晉悼公將為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夫君喪而出會失主盟之禮矣宜乎諸大夫之張也此書衛侯者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衎也二君皆稱衛侯春秋不與其一不奪其一何也在外者以無道出雖有君名而無君國之實在内者以無道立雖有君位而無定位之戚然國人既君之矣諸侯既會之矣春秋從而君之所以恕國人責諸侯恕國人責諸侯

然後簒者之惡不容於貶或謂晉侯在喪故使大夫盟非也晉侯不憚出會豈不肯主盟耶且雞澤之會諸侯已盟而陳袁僑至勢不可拒因與之盟然僑人臣也不可當君故使大夫盟之故以大夫而繫諸侯見諸侯之已盟也今叙諸侯而不言盟言大夫而不繫諸侯者是時晉為魯故將執莒邾二君而齊使高厚來會先知其故遽自逃歸所以諸侯不欲先自盟也夫晉會諸侯而使大夫盟則信在大夫矣烏在其

為盟主哉是時齊有崔高衛有孫甯六卿專晉三家柄魯禄去公室浸以衰微聖人因此盟得一貶焉以著衰亂之階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大夫主盟而執諸侯見大夫之彊也莒邾二國數侵魯魯人訴之晉晉執之以歸夫諸侯有罪執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則不正而以討人非正也故書晉人而二君不名蓋罪不至執也

齊侯伐我北鄙 案自此至襄公三十三年永樂大典闕佚

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是時齊益強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聽命使世子伉禮出會蓋有輕諸侯之心故前年北鄙之伐為莒伐我邾實附齊故亦伐我南鄙晉會溴梁以討貳莒邾畏晉往會而齊獨不至晉執二君以歸齊乃益復伐我三年之間齊師五至于魯矣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夏公至自會

見公出會謀齊尚未及還而魯師已見伐矣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欲棄楚請遷于晉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夫同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案以上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晉卿主兵而先鄭伯者臣不可過君也宋稱人微者也宋當在諸國之上今列衛甯殖下故知微者也案晉卿主兵以

下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案經文公穀作圍成左氏作圍郕此從公穀）

去年伐我圍成而壞其郛今春又伐至是又圍成甚之也（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魯不能内修其政以禦無道之齊而乞憐于晉魯之君臣庸甚矣（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宋人伐陳

七年鄬之會陳侯逃歸自是十年不復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侵宋宋于是請于晉而伐之書伐許伐陳皆著楚之黜也（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齊之君臣同來伐我分兵以圍我二邑（案以上從春秋傳說彙纂）

其恃衆暴寡如此况齊魯頻世婚姻之國也數年之間見伐不已見魯政之衰矣安其恃衆暴寡以下從程端學春秋本義 補入

補入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子逺不適讎國陳乃宋讐而奔焉尤可誅也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彚纂補入

冬郳人伐我南鄙

郳之先君以伐魯而為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在喪而復興師伐我者叛晉與齊也齊人使之修先君之怨此祝柯之會所以復見執也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春秋書白狄于是焉止白狄之來與介葛盧同案以上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罪中國不當與之交接也且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是晉強而附晉伐秦也成八年秦人白狄

伐晉是秦強而附秦伐晉也案自罷中國以下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楚于是復爭鄭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盟者何平公修霸也雖盟焉楚䦨于南齊易于後吴人且張一邾之徵面從而背睽之盟奚益哉（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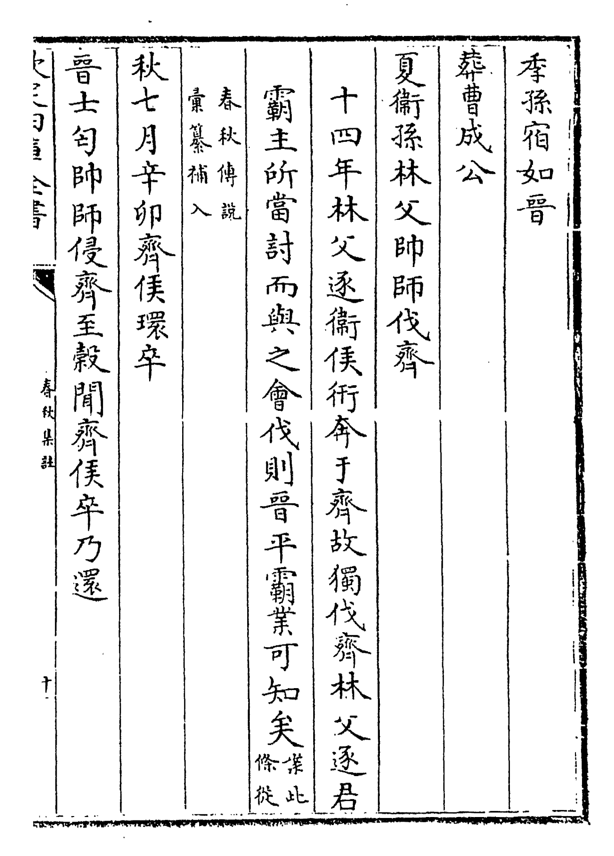
晉人執邾子

既來同會又來同盟而乃執之非霸討也故稱人下書取邾田自漷水則知責人之君而奪其地此平公之霸政也（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邾之病魯信有罪矣魯以諸侯之力既執其先君又執其嗣君亦可已矣又取其田蓋已甚矣晉刼邾使與魯豈霸者之舉哉（案以上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書取田于至自伐齊之後明公獨取之非諸侯取之專罪公之意（案以上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自漷水者隨漷水以為界言其取之多也又罪其亂先王之疆理也（案自漷水以下四句從春秋本義補入）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衎奔于齊故獨伐齊林父逐君霸主所當討而與之會伐則晉平霸業可知矣業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齊高厚嘗帥師伐我矣晉新行義于齊齊侯始立而欲親晉故歸罪于高厚而殺之以說于晉此明年所以與澶淵之盟也（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冬葬齊靈公

齊魯累世婚姻之國前雖有怨今已易世故不廢喪

紀示不忘好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魯猶懼齊故為柯之會以自固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城武城

襄公四書城邑非本務也使民饑而散雖城之孰與守之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叔速會莒人盟于向

向本莒邑宣四年取之者也莒魯結好自是十五年不交兵逮代父為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彚纂補入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以晉不伐其喪而感服居喪而出盟盖亦越禮畔道矣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彚纂補入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黄與履何以奔楚自理也黄以寵任太過權逼其卿慶氏譖之而陳侯不能為之辨明是以一國之大不能容一弟也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叛其君又盜其土地來奔于魯其罪大矣時公在晉而季氏遂納其邑受其叛臣是之謂以利主逋逃惡自見也（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盈不能防閑其母遂為范匄所逐既取奔亡復有作亂之志故特奔于楚焉以楚疆大今日可恃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連食兩月變之大者歷家推步之術皆一百七十三日始一交會去度遠則日食漸少無頻食之理而此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下至漢晉以

來亦或有之不可委之天數之常故聖人必以為譴異而書之以驚人君之或怠後世任數而不修德德未修而禍未至葢以為天無心而數有定也惟天之仁又出災異以申勸之且曰前既無驗此奚為哉亦數而已矣目習于見耳習于聞而不復思上帝之怒不足獨當而下延禍于衆庶于是斯民皆怨其上而民心離矣孟子曰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為人君者可不戒哉

謹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范鞅欲使盈無所容于世故盈發憤卒興大亂此以私敗公足為戒也（案此條從黄震日抄補入）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著不朝正于廟（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此叔肸之孫聲伯之子其子弓嗣為大夫是為子叔敬子（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晉以一欒盈之故期年之間再合諸侯見晉失霸者之義不足以令諸侯矣齊侯于是終保欒盈明年伐衛遂伐晉也（案此條從趙汸春秋集註補入）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寵近小人故及于難然以楚國之力除一寵嬖之大夫顧豈難哉而康王始則與人之子圖其父終則殺之輾其黨于四竟由威柄失于上故刑不足以馭下也夫威柄既立則責譙足以折姦臣之鋒及其失之則刀鋸不足以當姦臣之罪其怨毒所鍾遂發于靈王之世楚之不亡者幸而已

棠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杞自悼公以來晉悼為婚姻國國恃以興而魯禮有加焉謹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彚纂補入

夏邾畀我來奔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書及著罪在慶虎以虎之罪而及寅也謹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彚纂補入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二慶死則黄之歸易矣讒誣不釋則忠良不顯姦宄不誅則淑善不遂君子小人相為伏見故陳討二慶而公子黄返也（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即沃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故詩人作揚之水椒聊杕杜之詩以見意然則沃者晉之腴饒强盛必叛之邑也今曲沃大

夫不由君命而擅納盈以曲沃乃盈舊所食之私邑故盈帥曲沃之甲以入晉不勝而反入曲沃焉故書入于曲沃見盈有叛心又見曲沃知有盈而不知有晉君也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彚纂補入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因晉有欒氏之難而助之以報十八年之役也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者魯之故也齊之所以數伐魯者衛之故也故先伐衛晉不之問于是遂伐晉晉為

盟主而衛其同盟也既伐同盟又伐主盟禍亂成于

此矣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以十八年莒子同諸侯圍齊故也凡用兵者聲言彼

罪執辭以伐若乘人不備掩而取之則盜賊之爲爾春秋獨此書襲者罪齊侯以諸侯之尊爲盜賊之事也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齊之伐晉也魯使叔孫豹救之次于雍榆無功于晉故孟孝伯至此復帥師侵齊爲晉報焉葢懼晉之疑也羯代速爲卿未練而帥師無復三年之喪罪自見

矣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夏楚子伐吴

于此見楚弱而吴强也自襄公言之十一年失鄭十四年伐吴自是舍鄭而不取置欒盈而不事又十年而一再伐吴以是而知楚弱而勢分于吴方急吴而緩中國也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去年齊侯襲莒已與莒平今崔杼因師師送使者如楚而遂伐莒是見利則乘齊人之無信也（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彚纂補入）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自盟于柯陵之後齊有輕晉之心會齊侯環卒而光

新立乃受盟于澶淵及商任沙隨之會晉失其令齊于是復貳明年乃伐衛遂伐晉又再加兵于莒晉侯為是故會于夷儀帥十二諸侯之師將以討齊然會而不伐是有畏也國勢不競衆志不一也曰水不克者特辭不能伐耳下書崔杼伐我西鄙蓋知晉之無能為也案以上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杞伯居喪出會覲文見義案二句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諸侯救鄭不書故以會致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襄公即位二十有四年如晉者五出會諸侯者十有三未嘗朝天子也是時穀洛鬬毁王宮而齊侯叛晉求媚于天子故為王城之于是叔孫豹始如京師聘且賀焉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崔杼不能防閑其妻以淫于家又不絶其妻而行大逆于君齊莊背諸侯之盟數行侵伐崔杼因民之怨遂以宣淫之故弑之

業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會諸侯以伐齊齊以莊公旣弒爲解因納賂以求成焉故不書伐夫以義會諸侯而以姦終之有以知晉平之不競矣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彚纂補入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去秋夷儀之會楚與陳蔡許三國同伐鄭今歲復會于夷儀鄭慮楚之復來也故先帥師入陳以奪其心觀左氏所載入人之國未有若子展子產之有禮者也故春秋無貶辭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彚纂補入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獻公之奔也林父實逐之今甯喜弑剽將納獻公故林父懼而入于戚以叛
業以上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叛甚于奔前此諸大夫有不利于己則奔而已未有若林父之叛者故書叛自林父始
業叛甚于奔以下從春秋傳說彚纂補入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獻公惑驪姬之譖而殺申生宋平公聽伊戾之詐而殺痤春秋以晉侯宋公殺之直罪君之不明惑于譖慝為後世戒漢武帝唐明皇猶蹈之以二君猶爾晉宋不足道也嗚呼自古譖人為國患雖其君之父子不能相保況臣下乎春秋書此當三復其言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晉人執衛甯喜

弑君之賊人人皆得討之晉人執之非討其弑君也

討其伐戚而殺晉戍也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男欲報之案以上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以中國諸侯而死于南楚死非其所矣案二句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此事利害甚重不可輕舉也而諸侯大夫不詳其故始循其弭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是大啟戎心于盟偪好華夏蠻夷莫知其辨而諸侯亦俛首兩事晉楚嗟乎桓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生民雖暫免于兵甲天下之勢遂大潰而不可收拾矣彼豈知天下之大計哉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至自悼公來朝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秋八月大雩

春無冰秋旱此皆人事所召而僭用大禮以祈之不亦悖乎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齊晉多矣闕朝正之禮亦不少矣但書公如齊如晉而義自見也今書公在楚則聖人之旨深矣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公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狥蠻夷之強以俟楚子之葬久留于楚迨夏乃歸故聖人特以朝正之時書公所在與昭公失國在乾侯同且以

責季氏之無君也（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侯使士鞅來聘

謝城杞且使我歸杞田也（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杞子來盟

晉使魯歸前所侵杞田故書杞子來盟于士鞅來聘之下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吳子使札來聘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公踰年在楚楚郟敖新即位故使薳罷來聘以報之

自文公九年至此歷七十餘年未嘗交聘今薳罷之來盖為恭也自是呉楚皆不復來聘矣此條從春秋傳説彚纂

補入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天王殺其弟佞夫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使卿葬内女非禮也始終之禮皆過于厚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十月衛人來媵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皆非禮也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此僭天子之禮也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春秋集註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高氏春秋集註卷三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員外郎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吴裕信

春秋集註卷三十一

宋　高閌　撰

昭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雖上不受于天子而内亦繼正有所受之故書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

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此會乃楚公子圍帥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宋之盟齊人不與焉今齊又從楚矣中國微弱可知也然不書盟者以盟先楚故沒之是時晉主會而楚主盟故也然宋盟亦楚主之爾特書之者著諸侯因弭兵以為名皆不外楚也莒人弑君諸侯不共討之者是時楚人方聽莒人之訴而欲執魯大夫是不以莒人為可討也春秋不書莒人葢斥之爾衛齊惡在陳蔡

之上者上卿也

三月取鄆

莒魯爭鄆為日久矣今尋盟未退而魯人乘莒之亂取鄆聖人直書之其辭雖畧而惡有餘也時叔孫豹在會楚人聽莒人之訴欲執之而不果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桓公之子景公之弟也有寵于桓富如二君及景公立懼偪而出仕于晉書曰出奔者著其棄兄忘君

奔于他國也曰弟云者見秦伯以一國之大而不能容一弟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邾悼公立十五年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案經文公穀作大原左氏作大鹵此從公穀）

大原晉地即大鹵也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中國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是也狄來犯晉故荀吳得以敗之書曰敗狄者所以與中國之

勝也箕與交剛之役皆書晉人至是書卿帥師則晉

益衰矣矜能敗狄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吴

去疾齊出也密州之弑去疾奔齊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羣公子名去疾去疾因假齊之力入莒以討展輿之罪此討得其正也故稱莒然去疾遂自立無所禀命故不稱公子去疾自以為公子可立故也展輿為弑君者所立而不討賊是與聞乎弑也斯不可以

有國矣而亦以國書者罪諸侯也虢之會雖不與然諸侯已與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稱莒展輿見諸侯之與其立也不稱莒子聖人不予其為君也展輿吳出也故奔吳

叔弓帥師疆鄆田

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嘗帥師而城之復為莒所取今乘莒之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其田必帥師者何以不義得之懼不服也

葬邾悼公

入春秋來邾始書葬葢邾滕薛皆小國也秦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方是時魯衰甚矣小國如大國遠國如近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此楚熊郟敖也初康王即位弭兵息民而麇嗣其仁心申盟守約春秋善之凡立四年其令尹圍因其疾也殺其子而代之自改名曰虔故戰國策載不修春

秋之言曰楚王子圍聘于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由此觀之郟敖實弒也聖人直書卒者此與鄭伯髡頑無异蓋春秋新意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靈王既弒其君又殺其君之子而自立比為右尹力不能制亦不從亂是以出奔春秋書之為十三年起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起韓厥次子也襄七年韓厥老長子無忌有廢病讓

起為卿公新即位晉不敢輕魯釋其奸盟取鄆而以

貴卿來聘焉及冬公弔少姜為晉所卻自是習以為

常一棄禮而辱不可救以是知人君之動不可輕也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黑欲去游氏而代其位以疾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有

死罪三于是縊黑而尸諸周氏之衢黑則有罪而鄭

人初畏其疆不之討也今因其疾而幸勝之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朝而晉不納春秋以公至河乃復爲文者臣子之心不欲其君見拒于人而以爲公臨河而不濟懼涉難而自復也乃者有阻之辭公不以禮自重而輕舉妄動以晉有少姜之喪而往弔之晉侯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是公棄禮自取輕辱于大國也且

公得至晉是公得與乎國事也季氏不使公與國事
故公不得至晉焉

季孫宿如晉

少姜卒致襚服也以是知晉不納公季孫有以使之
也晉平以閨闥之愛勤動天下使諸侯釋位羣臣祇
役以為少姜之哀勞是知晉德之衰矣而公自如晉
則拒之季孫如晉則納之是權已移于下公不自省
其身曾季孫之不若也亦可悲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滕至是凡三書其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入春秋來滕始書葬夫以卿共其葬非禮也以我襄公之葬滕子來會故曾報之然與二十二年葬景王無辨矣

秋小邾子來聘

公即位故也昭公之始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

為之國也而終之以流播使魯大紲斬侮于齊晉矜憐于杞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八月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冬大雨雹

為災故書秋旱冬雹皆人事所召且為四年起也義

見僖二十九年

北燕伯款出奔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于是上下
乖離自取播越故稱名以罪之北燕蓋召公奭之後
以其遠在北荒故不列于中國會盟而其終始與昭
相類是以志之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自去年冬至今春正月連大雨雹故前以時紀此以
月紀夫天道如此人事可知五行志曰凡雹皆冬之
愆陽夏之伏陰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而會諸侯者何尋宋之盟也尋宋之盟者何謀吳也圖霸也然是會上主楚子下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何者楚虔弑其君殺其世子自立而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諸侯從之未有以為賊而討之者反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順聽其所為而不敢忤春秋首書楚子末書淮夷而列羣諸侯于其中

以著在會諸侯皆反周室以為悖亂之行也葢中國自晉平始衰齊靈莊背之平公屢合諸侯以討焉襄二十四年莊公遇弒始與晉平晉侯自是不復出與盟會其大夫趙武為政不在諸侯故諸侯少安然而晉日益衰政在六卿自宋之會諸侯不相見者十年雖然楚之會諸侯也非與國則小國爾魯齊衛曹薛邾杞不會也宋鄭滕小邾雖會而終不與也以是知夷狄必不能主盟會也蔡入春秋以來常在陳衛之

上自莊十六年之後以服屬于楚故未嘗先陳衛今楚子大合諸侯故復居陳之上而滕子居喪出會又不待貶絶也

楚人執徐子

徐子吳出也楚子既為申之會將以在會諸侯伐吳故以徐子為貳于吳而執之執之非道也葢楚子亦欲效桓文之舉以示威于諸侯爾不言以歸者申楚地且因以伐吳故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謂有理也義也理義人心之所同盎不待驅而後從也舍中國而從夷狄豈人心之所欲哉迫不得已爾申之會楚靈王不修德而求諸侯諸侯畏楚之彊守宋之盟而從之然猶不能致魯衛曹薛邾杞至伐吳之役則中國諸侯皆去惟楚屬從之爾人心之向背可知也夫中國不競然後楚得逞其志有天下國家者苟知自强于理義以固其心

其憂有弗從者耶

執齊慶封殺之

楚子會諸侯以伐吳而執齊慶封殺之者以慶封在吳故為齊討之假仁義以重其會所謂盜亦有道也

初崔杼弒其君而慶封為之黨齊人欲併討之慶封走之吳吳子之朱方而居之至是楚子目以弒君之罪而殺之也殺夏徵舒殺陳孔奐不言執者直辭也

此先言執者曲辭也然始執徐子亦非其罪也而稱

楚人此執慶封疑若有罪焉而不主于楚者以慶封不為靈王服故不與楚討也然慶封之罪雖不浮于殺亦在所當討其言不與楚討者楚以蠻夷而主中國盟會非如殺徵舒孔奂之比也陳嘗背中國而屬于楚矣楚固得而討之今慶封得罪于中國中國諸侯不能討而楚得以為資故聖人不予楚之討中國也不與楚之討中國者所以深罪中國之不能自正也

遂滅賴

遂者繼事之辭見楚肆禍于中國假義爲利以惡終也夫晉固不能霸矣楚以僭王而以吴故乃勤于營霸維不知尊周而其規模則小焉者也諸夏之幸也嗚呼彼以夷狄既會中國之諸侯又帥之以伐吴又因以專殺中國之大夫今遂以諸侯之兵滅人之國其流毒如此葢出于宋向戌弭兵之謀也然則謀人之國者其可忽哉

九月取鄟

襄六年鄟為莒所滅今以莒亂故鄟叛而來魯因取之鄟亦故國爾國而書取者易辭也鄟無嗣以女之子為嗣是鄟之宗祀已滅矣若取無主之物爾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此僑如之弟叔孫穆叔也質直好義博聞強識季文子孟獻所不逮也然蔽于近習卒以餓死其子婼嗣是曰昭子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襄十一年魯作三軍三家分公室而自專之今雖以次國二軍之故而舍其中軍然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家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軍之作舍皆在三家而公無與焉季氏特因叔孫豹之死欲乘其弱而去之名曰復古實欲自强爾自是公室有貢而已無復有民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殺大夫義見僖二十八年

公如晉

朝也公至是受三家之貢而已無復有民故雖如晉非季氏所忌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

牟夷者展輿之黨也公如晉未反而魯受莒牟夷邑惡季氏寺且見莒益弱矣書及者以防與兹固别二邑也防本屬魯蓋嘗為莒所取今還吾所喪邑而與

受叛邑同者不以私邑害公邑故也莒不書大夫以
我事書莒以利摟我而我入其利故兩譏之義見襄
二十一年
秋七月公至自晉
魯人受莒之叛臣而取其地莒訴于晉晉人將止公
故歷三時乃得歸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泉我地也魯既受莒人叛邑莒人興師而來軍于

蚡泉而不設備故叔弓得以敗之曰敗莒師者幸魯之勝乃所以罪之也故謹而日之

秦伯卒

秦景公立四十年子哀公立史皆失其名然亦不必名也春秋書其卒者罪中國諸侯遠赴其喪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往年伐吴矣今又伐吴者吴不畏故也不會宋鄭滕邾者不能會也是楚子之不能霸也越於是始見然

吴楚與徐雖與中國盟會皆以夷狄不遠稱人今越始見而遽稱人者不可云沈子徐人越伐吴故也其曰越人蓋其君也然徐之人何以先越之君曰是徐子也貶而人之爾豈有諸侯皆在而徐子獨不至乎蓋徐自入中國已與中國盟會惟前年從楚子會于申又貳于吴而見執于楚今又從以伐吴三者皆罪也三十年吴滅徐而諸侯莫之救其禍蓋始于此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此杞文公即襄二十九年所書杞子是也至是始稱伯者豈自城杞之後復振歟立十四年其弟郁釐立

葬秦景公

秦于是始書葬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夏季孫宿如晉

謝前年取莒牟夷叛邑蓋莒既伐魯則魯有辭是以晉受季孫之聘而不見討也弭兵之時莒亦合好矣

葬杞文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宋華合比出奔衛

合比請為太子佐殺寺人柳柳譖于公逐之為太子殺君之嬖臣非所以安太子也故以自奔為文

秋九月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楚薳罷帥師伐吴

三書伐吴者見楚終不得志于吴也初楚子執徐之

聘使既又懼其叛而伐之吴人救焉楚令尹因師師伐吴而為吴所敗楚自是不敢伐吴吴人休兵息民國始寖强然不書楚伐徐者徐無可伐之罪且不與楚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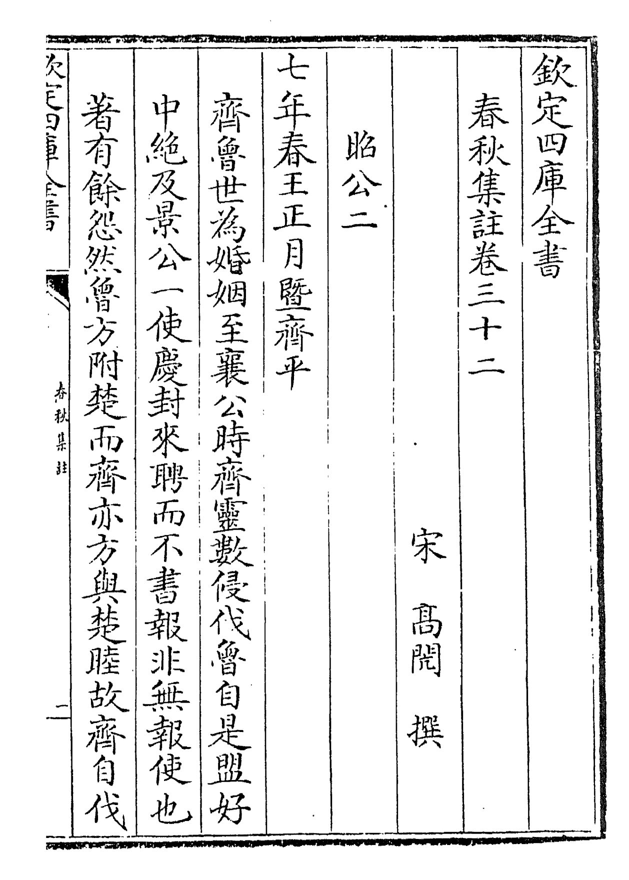
冬叔弓如楚

左氏以為弔敗非也楚恃强暴雖敗猶諱之魯豈敢弔乎蓋四年公不會申已而震楚兵威將朝楚而不能故以叔弓先聘而明年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將納款也故書其爵然受賂而還君子弗予也

春秋集註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註卷三十二

宋　高閌　撰

昭公二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齊魯世爲婚姻至襄公時齊靈數侵伐魯自是盟好中絶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而不書報非無報使也著有餘怨然魯方附楚而齊亦方與楚睦故齊自伐

北燕還求平于我而公將朝楚亦懼齊之議其後是以與之平故書曰暨暨與也不得已也齊欲平而我與之之辭也齊强魯弱蓋魯之所顧而曰我與之者所以抑齊之强而伸魯之弱也故不言會齊平又不曰齊及我平而特書曰暨也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使薳啓彊來召公落之公于是朝于楚夫楚靈非强君也數會諸侯焉皆其微者又且

多叛而吴人之闚未艾也亦奚庸必朝哉蓋晉平不能修文公之業使我不能自安而玉帛驅馳歲不遑暇以是知王室不綱而霸主猶有功于諸夏也

叔孫婼如齊涖盟

以曁齊平故婼往涖盟也涖者我欲之以朝楚故結好于强國也昭公自是遂以善齊故孫于陽州卒以齊為寄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名有食之者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衛襄公立九年庶子元立是為靈公按元年曰衛齊惡此曰衛侯惡何為君臣同名也古者生不諱名既死卒哭乃諱之然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事親者不以存沒生意故不變也人之背死忘先者皆為利害所變者也是以聖人禁之後世以君名之故而聽臣下易名者猶之可也或以

私嫌而改賜人臣名字則尤非禮矣

九月公至自楚

自公如楚今半歲餘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此季孫行父之子季武子也其子紇嗣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襄公之卒晉反戚田王有追命此可以蓋獻之愆矣

故卒葬皆日承天寵也亦因會往會而著其臣子私

謚之罪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此陳公子招也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者正其天倫之次所以甚招之罪且以見陳侯寵其弟假之以權致此禍也陳哀公三子太子偃師次子留次子勝留有寵屬諸公弟招招專陳國之政與大夫過皆愛留欲立之哀公疾招遂殺偃師而立留夫留庶孽也偃師冡嫡也招以叔父之親專國之政而不

顧宗社之重殞冢嫡以立庶孽致楚滅陳皆陳侯屬之之由故書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罪之且見其骨肉相殘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陳侯以廢疾不能討殺世子之賊因自縊而死夫楚觀從納公子比而靈王縊春秋謂比弑其君陳侯之弟招立公子留而哀公縊春秋不謂留弑君何也比之立無君者也靈雖不縊亦不與比並存是靈王之

死由比也抬之立留由君之廢也且君有命哀雖不

繼亦不可以君國是哀之死不以留也君臣之間生

死之際善惡之爍賞罰之別大矣聖人所以正其名

也哀公立三十五年公子留遂立

叔弓如晉

前年楚成章華之臺名諸侯落之至是晉成虒祁之

宫而諸侯遂皆往賀之晉之效尤如此霸業之不振

宜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招殺世子而陳侯死干徵師赴于楚且告立公子留楚執而殺之春秋貶楚稱人又稱干徵師曰行人蓋罪其殺使者也雖然干徵師為告喪之使不告于天王反赴于楚雖楚不當執而殺之然其死也亦宜哉故春秋書之與慶封同

陳公子留出奔鄭

恐楚人之來討故也留既為君矣不曰陳留者立非

其正位未定也與楚公子比同且偃師曰世子留曰

公子別嫡庶也春秋明微大率如此

秋蒐于紅

備楚故也夫蒐非春事也紅非蒐地也況當旱歲乎

蓋蒐者簡車徒也凡魯車徒之賦三家分而有之則

蒐田振旅非公政也故不書㦯靈失矣自五年舍中

軍始也按傳紅亦大蒐而不曰大者以無君故微之

首一見也書紅之蒐閒陳之亂以類比義皆由辨之

不早辨也書蒐自此始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招專歸罪于過而殺之以説于楚其不書招殺而書陳人者過亦有罪故稱人以殺且見陳之亂未有君也招雖殺過不足以贖然楚人竟受其欺放之而已

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春秋之書滅者惡之甚也稱師者見其恃衆也楚以蠻夷而數興師以滅中國之諸侯者實由陳侯骨肉相殘以致然嗟乎陳背中國而即荆楚乃卒為荆楚所滅深可為後世之戒故謹而日之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陳國之亂中國不能正之遂使楚藉口以為討而滅之由是楚益恣横率情妄行如公子招者死有餘罪反宥而放之葢招之所以自免者以歸罪于公子過

也孔奐雖招之黨乃獨殺之其曰執陳公子招曲辭也殺陳孔奐直辭也楚乘人之亂滅人之國釋其首惡又誅其黨又奪取哀公之殯而葬之使陳之臣子不得盡禮于其君夫楚靈豈可以禮義責之哉罪中國不自正而致楚之恣爾春秋書殺他國之大夫者四皆楚人殺之而中國未有書殺之者此見楚人暴虐之甚故哀公之葬以中國自葬為文所以深惡之且使楚子欲求名而不得也楚害至于此由宋向戌

之謀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夫中國諸侯而為荆楚所滅中國既不能救亦宜同心疾之奈何反使大夫往聘問耶書會于陳與宣十五年會于宋同義觀去年叔弓如晉之事知晉之不競有以使天下之歸楚矣

許遷于夷

此楚遷之也許以畏鄭復求遷于楚故以自遷為文

陳滅許遷皆中國無霸之禍也

夏四月陳災

陳雖為楚所滅而土地居民猶在焉聖人不與楚滅之也故還繫之陳如邾鄘二國既為衛所幷聖人還存邶國鄘國之風蓋不與衛人幷諸侯而存天子之建國也夫陳之社稷為楚所滅今其人民又被火災天下諸侯莫之能救春秋存亡國繼絶世王道之大者也

秋仲孫貜如齊

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復修舊好此曁齊平之故也齊平而不忘來聘則著齊志輕公非特居鄆之時也其來久矣凡經略不書者各比其事以見情也

冬築郎囿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何可築也公內制于强臣不此之念而遠築郎囿非特勦民也芻蕘雉兔者皆不得往怨有所歸矣

十年春王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齊欒施來奔

欒施與高彊以兵攻君宮欲挾君以伐陳鮑遂與君戰不勝而出奔此其罪大矣春秋不書高氏非卿故也魯方通齊而受其奔亡之臣非義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向也舍中軍矣今也合糾師徒三卿並將大夫始張

自案之役而卒極于此是時魯聞晉之衰故三卿帥師同伐莒見疾莒之甚欲一舉滅之而三卿擅以為己功也此年無冬著不克終始以此夫

戊子晉侯彪卒

晉平公立二十六年其子夷立是為昭公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不及期而薨簡也卿會葬非禮因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不書冬義見上宋平公立四十四年卒其子佐嗣是為元公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卿共盟主之葬猶可言也卿共同列之葬非禮甚矣
因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此惡楚子誘殺中國之君故謹而日之也蔡般弑逆

之罪雖以公義當討而楚子誘而殺之跡雖近義而意實蘊姧聖人恐後世以楚之殺般為討有罪故特名楚子以明不然蓋楚子亦弑逆之賊也以賊討賊何辨曲直況般之弑君天子不誅方伯不問今十有三年矣而蠻夷弑逆之賊反來討之此罪中國也況楚子者非直治般也志在滅蔡者也故春秋書楚子虔蔡侯般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而蠻夷乃敢誘殺中國之諸侯也不曰戕而曰殺者又見般之罪宜死

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楚之君既誘殺中國之蔡侯而楚之臣又帥師而圍其國必期于滅蔡也夫楚滅陳易滅蔡難此書圍蔡者般出會而世子有守尚能拒楚且望中國諸侯之救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備楚故也僭天子之制也十年書蒐此書大蒐見三家益强車徒日衆也夫蒐雖素定然公以夫人之喪不自臨也而大蒐不廢則是三家者以馳騁田獵間君喪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始也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及邾儀父盟于趡是魯侯親與之盟會今公雖以夫人之喪使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要是大夫與其君盟會爾然則邾子之

更爲强弱斷可知矣雖與邾盟以修好然而魯人之志必欲滅邾而後已此盟豈可信耶後書可見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楚師在蔡諸侯將謀救蔡而不能也故不書救蔡夫蔡能堅守不下此其勢易助也而晉合天下之兵畏不能救遣使請命示以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亦以宋之盟故也御不

足書而書之者中國不競苟有善意斯存之矣自是春秋記事益略鮮有深譏重貶者蓋不復以禮義繩諸侯之君臣矣間一見之者存不忍棄之仁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妾母而以夫人之禮薨葬又別為之謚從先君之例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

楚子滅陳蔡皆稱師者著其無道恃衆强滅之也雖

滅之不與其滅也故有存之之辭焉四月圍而十有

一月方滅者世子有之力也

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滅國而用世子有者怒其拒師之久也用之者以為

牲也夫蔡本中國之諸侯乃背中國而即楚必以楚

為可恃也今蔡侯既為楚所誘而殺之又從而滅其

國其世子有又為所執而虐用之以絶其世然則楚

何補于蔡哉此萬世人君之戒也蔡侯已死而有稱

世子何也未得乎立也般誘死則外亂國被圍則内急外亂内急喪柩未至則世子固未得乎立矣而能拒强楚者三時不攺真所謂世子也不言以世子有歸者有不從楚故也斯得古人不共戴天之義矣楚子誘人君而殺之乘人之喪而滅之執其嫡嗣而歸用之不道之甚聖人所以詳録之非專罪楚也乃所以罪吾中國王綱既墜霸統又絶諸侯莫能救致楚之自恣一至于此也然則宋向戌之謀實何利于中

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果款播越在外蓋十年矣不能自復而藉齊之力僅能納之別邑而已其失國難反如此可以為公戒矣名其出奔而不名其納者方其出奔已自絶其國矣此不名者罪其國之臣子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鄭去中國即楚久矣至于簡公乘晉悼之方興以國反正遂息諸侯之兵子產相之薰然慈仁在位三十六年民蒙其澤蔚為春秋之賢諸侯其子寧立是為定公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宋元公即位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宋來聘之且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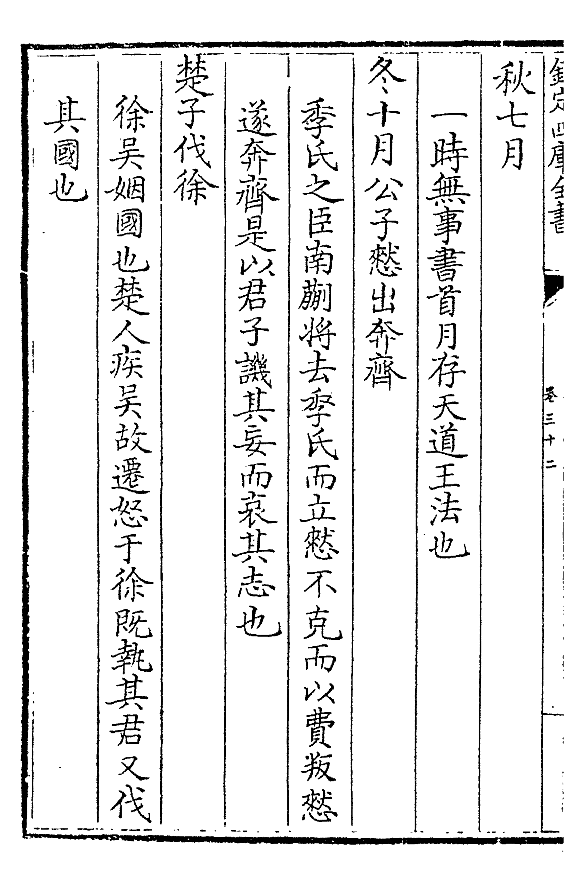
晉昭公嗣位公往朝焉公四如晉皆至河乃復穀梁子曰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左氏謂伐莒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盖託辭爾

五月葬鄭簡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楚殺其大夫成熊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黨也或譖焉成虎知之而不能行遂殺之懷寵也楚殺大夫義見僖二十八年



秋七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慭不克而以費叛慭遂奔齊是以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也

楚子伐徐

徐吳姻國也楚人疾吳故遷怒于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也

晉伐鮮虞

春秋之法夷狄舉號蓋賤之也諸侯稱國蓋狄之也據左氏載荀吴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夫崇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利尚詐夷狄之道也楚奉孫吳伐陳因而滅陳誘蔡般殺之因而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之能救則亦已矣而反效其所爲以伐人國是悖中國之道而行夷狄之事故以夷狄書之況楚靈不道既滅陳蔡今方伐徐晉爲盟主又坐視

而不救若力不能君子不責也能伐鮮虞而不救徐非力不能也棄中國也如此則與夷狄何辨哉鮮虞姬姓蓋晉同姓之國也

春秋集註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高氏春秋集註卷三十三至三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員外郎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吴裕信

春秋集註卷三十五

宋 高閌 撰

昭公三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南蒯以費叛不書者家臣微賤名不登于史册也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罪大夫無政使家臣得專邑而叛也克之不書本魯邑故也言叔弓帥師圍

之又見家臣之彊且罪季氏之無君也家臣以邑叛不以君命而使大夫討之如是則大夫非魯之大夫也季氏之大夫也師非魯之師也季氏之師也如是而欲討蒯不思之甚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先言比歸者明在外本無弑君之心也及其以棄疾之請也遂有得位之心故復言弑者正比之罪也既曰歸于楚又曰弑于乾谿者非比親弑之也加之罪

爾家語曰楚靈王起章華之臺于乾谿國人潰叛是靈王遇弒蓋有以取之矣初楚子麋疾靈王因而弒之殺其子而自即位公子比以是出奔晉比在晉十年矣其能一旦自外歸而弒其君乎蓋靈王無道公子棄疾將作亂故使觀從召比于外脅而立之以弒靈王雖棄疾脅比而立靈王自縊而死若比不從棄疾之脅則靈王未必死以此言之棄疾不得比之勢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遽欲為君則成楚靈之

縊者乃比也蓋是時比當效死不立而既立矣又烏得避是名哉若使人受其名已享其利則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寘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弒君所以絶後世姦人之禍也雖然比之歸也虔猶在楚其不言入何也觀從召之楚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此復稱公子而不以討賊之辭加之者此非討賊辭

也殺而代之之辭也憫比墮棄疾之謀也亦所以深

罪棄疾也棄疾本圖位而脅立比比既立而已遂殺

而篡之然不書弑其兄者比亦弑其兄俱無骨肉之

愛也然陳侯之弟招殺世子偃師而繫之陳此殺公

子比不繫之楚何也偃師當立無罪故以國氏之比

篡逆罪與棄疾等爾比既死棄疾遂自立改名曰居

蓋春秋凡弑君之人名在諸侯之策故公子圍弑君

自立改名曰虔公子棄疾弑君自立改名曰居春秋

因其自嫌而實書之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霸圖不競久矣晉主夏盟諸侯皆貳叔向曰諸侯不可不示威乃並徵會以楚棄疾立將謀討之故平丘之會諸侯之衆兵車之盛爽世未覩又有天子之使以臨之使晉之威靈少振而聳動吳楚此叔向之謀

也楚子專盟會者十年矣今晉昭一旦與劉子合諸侯于平丘者非能與楚子抗也乘楚靈弒逆之禍姑以兵甲耀之爾若果能因楚平弒逆而與劉子大合諸侯以討其罪亦足以彊中國之威矣今但同盟于此何所為哉故但書日月以間之惡諸侯輒與王臣同盟也雖然陳蔡之復國楚人自是不入寇而中國為之少安亦由此盟也故會盟同地再書平丘書之重言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

公不與盟

此晉侯聽邾莒之訴而辱公使不得與盟也夫晉侯與公同體當同心同力以攘夷狄而諸侯咸會乃聽邾莒之妄訴與衆棄公不以比數非所以宗諸侯也天下孰不解體故自是訖會召陵諸侯不出者復二十四年至鄟陵之會晉自不出此不足宗諸侯可知也上文方譏諸侯輒與王臣同盟今公不與翻得免于同盟之罪亦可謂幸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公不獲與盟又國卿見執而以會致者爲其有辭也

十年書伐莒不書取郠爲是故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廬蔡靈公少子世子有之弟先儒謂世子有之子非也吳陳世子偃師之子也楚靈不道暴滅陳蔡而平王始依陳蔡之國藉以發難今既得位聞諸侯有平丘之會于是復二國之後暴靈之惡而收恩于己以

說中國春秋不言楚納之亦不言歸自楚者見二國之復乃自當復非楚得滅而復之也蓋先王建國固非楚人可滅亦非楚人可復聖人因書其本爵以明二國之君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雖二國之命制在楚而平丘之會實有功焉故聖人特以陳蔡自歸為文所以抑楚而存中國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蔡復而始克葬也蔡靈不宜葬也而春秋葬之過夷

狄存中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不與公盟今又執吾卿而公復朝之無恥甚矣豈欲因晉之執而請討季氏之罪乎然季氏在晉宜其不見納也

吳滅州來

成六年吳入州來蓋本楚屬也至是取之盡殺其吏民無道之甚故稱滅焉春秋詳楚伐吳略吳伐楚而

志其甚者滅州來是也吳人以州來封季子之後又以遷蔡焉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曾大夫執則致重其危及宗社也行父之不致從公也意如不書族前見也按季孫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于晉乃歸季孫夫晉之始執季孫為邾莒之訴而非有扶弱擊强

之義也及其歸之又以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以十有八國諸侯之衆而書侵楚以譏之于是晉日益衰外攜内叛不復振矣夫利之能敗人國家一至于此此春秋所以深戒夫好利者而季氏富于周公遂能以利幸脱于禍此聖人所以深嫉之

三月曹伯滕卒

曹武公立二十七年其子須立是為平公

夏四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秋葬曹武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八月莒子去疾卒

莒著丘公立十四年其子郊公立國人弗順乃逐郊

公而迎去疾之弟庚輿立之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春秋凡小國大夫如薛滕邾莒皆不書名氏以小國無命卿不足録也此直曰公子意恢者前既書莒子之卒則知此所謂公子是宜為君者也不然意恢之殺不當志于春秋矣與陳殺其公子御寇文意略同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夷末立十七年欲授其弟札札逃去乃立其子僚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成六年立武宫非禮也此有事于武宫則知自立宫之後祭之如親廟方其祭也叔弓涖事籥入而卒此豈特雉鼎之變而已哉武宫之祭非所當祭可因此而廢也卿佐之喪何痛如之宜遽為之變也方持誠敬之心以事鬼神忽焉目覩卿佐之死則哀慼之心奪之矣此心一變舉措失常而强去樂以卒事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也然則如之何則可曰禮大夫

當祭聞君之喪攝主而往臣遭臣喪何獨不然若非涖事之大夫則勿以聞可也檀弓記衛侯之言曰柳莊死雖當祭必告然則當祭不告者禮也非涖事之臣敬也叔弓蓋叔老之子子叔敬子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楚子之入也朝吳有力焉夫朝吳為蔡之大夫而有功于楚是有二心也豈可罪賞無極之譖哉宜其不容于蔡而出奔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嘗狄晉矣則荀吳何以無貶于初伐貶餘實録而已

爾

冬公如晉

猶以平丘之會故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又不遠略以齊之强修其政刑糾合諸侯復霸可也而區區助楚伐徐以懼吳人師至蒲隧徐人賂以甲父之鼎而還嗚呼志亦卑矣斥言齊侯罪在齊侯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春秋之世彊凌弱衆暴寡故殺諸侯者有矣而彊楚殺人之君者二焉誘蔡侯般書月書日書名書地以其誘殺中國疾之也誘戎蠻子皆不書以其自相誘

殺也夷狄自相攻殺君子不疾也曷為不疾若不疾

焉乃深疾之也

夏公至自晉

晉人猶以前故而止公至此始得歸

秋八月巳亥晉侯夷卒

晉昭公立六年其子去疾立是時六卿强公室卑矣

九月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喪事三月而葬皆非禮也且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哀七年小邾子與郳子亦相繼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秋郯子來朝

按史記註徐廣謂鄣一作譚即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是也不知何據而言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自是陸渾睦于楚而為中國之害至是荀吳帥師滅之晉三書滅國林父之于潞氏士會之于甲氏皆不舉名氏至是書卿帥師者夷不亂華而陸渾之戎密邇王室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内外之義與闢土服遠以圖霸者有間矣是

以纔得不貶焉春秋于内外之辨謹言如此

冬有星孛于大辰

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梓慎曰若火作其在宋衛陳鄭乎許翰曰大辰宋分受災深故有華向之難心爲明堂王者忌之故王室亂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吳地人楚而狄吳吳之惡甚于楚也書楚之及又以罪楚也勝負相敵故但書戰而不書敗績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而俱災豈皆人之力所能為蓋異之甚者

此為天下記異也

六月邾人入鄅

鄅祁姓國也屬于宋其夫人宋向戌女也邾人以詐

力襲而俘之春秋惡焉且為宋公伐邾起也

秋葬曹平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冬許遷于白羽

許自遷也楚人因其畏鄭而使之遷許亦自樂遷焉故以自遷為文至是三遷矣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為鄅故也天下無霸而宋元于此一正入鄅之亂是以春秋錄而進之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許悼公瘧餘止之藥而卒夫瘧非遽死之病也止之進藥雖不志乎弒而君由止以卒則是弒也且世子君之貳也當朝夕問膳如文王之為世子乃萬世之法如使其可以冒昧進藥則亂臣賊子得容其姦矣故聖人正止弒君之罪以絶萬世之禍也穀梁曰止不嘗藥累及許君此說是矣春秋之義不同而辭一施之學者所宜深察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先儒以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書葬以止不成乎弑故君子赦之也是不然止既不立自責而死則是能自討矣又何赦之有葢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爾悼公立二十四年止既自責而死乃立其弟斯是為元公

二十年春王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會者公子喜時之子喜時者所謂子臧是也鄸其采邑也凡奔未有言自者此言自鄸蓋大夫有罪自歸其邑以待放也凡大夫待罪于邑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去然春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畔其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其君者以臧武仲之智猶據防以求後于魯是以孔子譏之以為大亂之道也故深察夫

公孫會之自鄸奔宋也其賢于臧武仲遠矣故春秋因其奔而書自鄸以別之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此罪衛侯寵任其兄至能奪大臣官邑以故為盜所殺而不忌也然以左氏攷之則殺縶者齊豹也豹為衛司寇嗣守大夫其書為盜所謂欲求名而不得者也而衛侯以千乘之國不能保其兄則其政可知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之族于是三子謀曰亡愈于死先諸遂干君而出奔于陳夫三子者同時而出又同奔陳是將為國患不可不慮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蔡平公立八年其子朱立是為悼公

春秋集註卷三十三